

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

Volume 1
Issue 4 第一卷第四期

Article 4

January 1929

牂牁江攷

Zhenzao TO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童振藻(1929)。牂牁江攷。《嶺南學報》，1(4)，104-109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1/iss4/4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牂 牁 江 攷

童 振 漢

牂牁江因戰國時楚軍伐夜郎至此，錫名，早流傳寓內。自漢武帝伐夜郎，兵下牂牁江，入番禺後，厥名尤著。迨歷年甚久，水道名稱，均已紊亂。于是傳聞異辭，莫衷一是。故近製古今輿圖者，詳繪水道，未敢決定一列其名。即如先後考定牂牁江者；言人人殊，綜提厥要，有下之六說：——

一說謂係貴州之烏江。此說因莊騫伐夜郎，軍至且蘭，檣船于岸，滅夜郎。後人以且蘭有檣船處，名其地爲牂牁。田雯黔書，攷牂牁江謂夜郎即今桐梓，且蘭即今遵義。則牂牁江即今烏江。自遵義通涪潯覽安，至印江入思而城西之巴江，其地有牂牁城舊址。漢牂牁守陳立據思，詔夜郎至，將兵破之。牂牁舊治既在思，則牂牁之江，宜在思。而其檣船之處，不在巴江，亦必在印江。丁燦謂牂牁江即烏江，地在夜郎，今爲桐梓，昔唐蒙上書武帝。欲以精兵十萬，浮舟牂牁制越。若泗城之水僅一綫，何以浮樓船十萬之師哉？先生考按詳明，足証青螺之誤。張澍續黔書亦主是說；謂吾聞唐蒙之風論南越也，蓋嘗踪跡之，以爲夜郎臨牂牁矣。武帝遂拜爲中郎將，從巴蜀入，因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束。還，報以爲犍爲郡。發巴蜀卒治道，從犍道指牂牁江，今播州夜郎地也。犍道又與播近，則牂牁江即烏江無疑。余須節遵義，至城北九十里，有蒙渡橋，爲黔蜀要路。父老傳其

即蒙發卒治道處云。此以烏江爲牂牁江之一証。

一說謂係貴州境內之北盤江 此說因漢元鼎間，始置牂牁郡，領故且蘭等縣十七。即今貴州遵義等屬。鄭道元水經注：豚水東迤且蘭縣，謂之牂牁水。水賈，縣臨江上，故且蘭國也。豚水即今北盤江。故楊慎謂牂牁古貴州地，其江水迅速難于濟渡，立兩杙于兩岸，中以繩縴之，舟人循繩而渡，今盤江崇安江皆然。又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，叙北盤江謂合南盤江爲左江。引陶弼云：左江即盤江，盤江即牂牁江也。現北盤江大部分流經貴州境內，應即以北盤江當之。此以北盤江爲牂牁江之一証。

一說謂係廣西之柳江 此說見檀萃黔源。黔源載盤江有二源：一出雲南曲靖，一出貴州邵屯。古州三却屯，即盤江之源。“邵”當爲“郎”形之誤也，“屯”當爲“豚”音之訛也。漢時女子浣于豚水，三節大竹流入足間破之得男。遂姓濮氏，以竹爲姓。唐蒙開牂牁斬竹，王夷獠咸怨，帝立其三子爲侯，死配父廟。今楊老黃絲驛尚有竹二郎竹三郎祠。由是以推：則三邵屯古三郎之豚水也。今自黔人粵者，由三邵屯發糧，二旬可到廣東，此可爲証。按三邵屯，今作三脚屯，溯古州江，下游即係柳江，會紅水河爲黔江，再會鬱桂兩江之水入廣東；與蒙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之說頗合。

一說謂係在廣西梧州南 此說因粵西志有梧州城南有牂牁江。漢武帝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，卽此之說。故謂牂牁江在梧州南。今梧州南水之大者惟有西江，是又以西江爲牂牁江。又昔稱牂牁江下通粵江。今由梧州沿西江而下，達粵東各江；由梧州溯西江而上，達南北盤江。故志稱梧州南有牂牁江。

一說謂係廣西之紅水河 此說見陳澧之牂牁江考。牂牁江考云：

牂牁江今廣西紅水河。又魏華陽國志云：周之季世，楚威王遣將軍莊蹻，泝沅出且蘭，以伐夜郎。植牂牁繫船，因名且蘭爲牂牁國。按且蘭今貴州都勻縣，沅水所出。縣南之水，卽巴盤江，南入紅水河。紅水河爲牂牁江明矣。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毋棧縣下云：橋水首受橋山，東至中留，入潭邊郡。此今紅水河首受北盤江；（橋山今雲南霽益州西北境花山，北盤江所出）東至象州，與柳江合，卽牂牁江也。

一說謂係南盤江。此說在前有屈大均廣東新語載：西江一名鬱水，鬱水亦曰牂牁江。予以其源遠委長，經歷四省，可爲一大瀆，因名之曰南瀆。蓋東粵江之大者，無如牂牁。故南海一名牂牁海，亦曰牂牁大洋。南海固以江而重也。又謂牂牁江卽今巴盤江。黔之水惟此爲大。由滇阿迷羅雄過廣南泗城田州，乃至粵等語。其謂牂牁江卽阿迷羅雄等處，顯係今之南盤江。惟又謂卽今巴盤江。按巴盤江有二：一爲南盤江支流，一爲盤江支流。後者較前者爲巨，係源出貴州南部，未免錯誤。不如後之曹樹勳滇南雜誌所載爲明晰。滇南雜誌牂牁江考謂：牂牁江廣數里，深不可測，由番禺入南海。滇江通粵者惟阿迷羅雄江，西受石屏建水諸水，益以霽益宜良激江通海河西新興陸良諸水。厥流甚巨，從此下羅平，經廣西泗城，以達番禺，入南海。今羅平江有牂牁古渡。是時道不通黔，山多木石，險峻複列；蹻不能入，惟循水道乃可上溯。蹻渡沅江水盡，從他水道得牂牁江。隨水而上，至夜郎，地平衍，乃舍舟登岸，步行以戰。故羅平有古渡之說。又曰余考盤江水入粵，寬深與史所稱合，遂斷以爲牂牁云。

現上六說，皆各持之有故。夫牂牁郡，本以牂牁江得名。牂牁江意必在舊牂牁郡之區域內。程封牂牁考；謂雲南通志置牂牁郡于霽益州，羅平陸涼亦佐臨安俱屬牂牁郡。又置牂牁郡于廣西府，而

激江亦置牂牁州。通鑑綱目亦云；“牂牁，西南夷且蘭國也”。考說文漢書注舊解曰；“牂牁又曰牂牁，一作戰戰。其字從弋，弋，代也，繫船木也”。考蜀志漢武帝元鼎五年己巳，置牂牁郡，開且蘭侯等邑。元封五年乙亥，置牂牁郡。晉武帝泰康二年辛丑置牂牁郡，領且蘭夜郎二縣。宋武帝永初二年，置牂牁郡，屬南州。隋文帝開皇二年壬寅，置牂牁縣。楊帝大業三年丁卯，置牂牁郡，今蜀之馬湖烏蒙播州西陽石柱，皆古牂牁地。又播州西連焚道，南極牂牁，承播珍夷，皆牂牁故地。則牂牁在蜀之境內矣。又考貴州通志漢置牂牁郡于思南府，程蕃府。唐置牂牁郡于宣慰司。又思州志云：當牂牁要路，則牂牁又在黔之境內矣。又珍州志漢置夜郎縣及牂牁郡。晉分牂牁置夜郎郡。叙州府志云：漢武帝發蜀巴卒，自焚道抵牂牁，鑿石開道，通西南夷，置焚道縣，屬犍為郡。又傳稱昆明東九百里即牂牁國。南中志云：漢武帝元鼎二年，開牂牁郡，屬縣七十，戶六萬，去洛五千六百一十里。又云：武帝斬竹王置牂牁郡。郡有竹王三郎祠。又唐蒙嘗蒞將自牂牁來，得夜郎精兵，從番禺浮船。又考方輿勝覽蜀嘉定州陳羽城下閩夷歌云：犍為城下牂牁路。又陸務觀詩云：山橫瓦屋披雲出，水自牂牁裂地來。又沅州形勝云：牂牁武陵之交。章子厚沅州詩云：愛君挽我陶鑿粟，直到牂牁水口道。約計楚蜀漢黔之稱牂牁者，不下數十處云。考証頗詳博。但牂牁江係著于楚漢之際，自當引楚漢時名牂牁者以爲考証。其餘可置而不論。茲將楚漢時所稱牂牁之地，分述于下：

一楚時之牂牁江 考華陽國志，載戰國楚襄王遣莊賁代夜郎，軍至且蘭，檣舡于岸而步戰。及滅夜郎，以且蘭有檣舡牂牁處，因名牂牁江。是牂牁江係在且蘭。且蘭爲今貴州遵義地。今遵義位爲江支流要水南岸，夜郎當今貴州桐梓西北一帶，距遵義不遠。現烏江僅下游

自橫灘以下五百餘里，可以通船。遵義一帶，碍難行舟，焉有極舡之處？似難以烏江當牂牁江。

二漢時之牂牁郡 考漢代牂牁郡，係今貴州梓桐遵義平越貴陽安順南甯威甯普安盤縣，及雲南宣威霑益平彝陸良羅平等屬。惟漢設牂牁郡，即因楚時有牂牁江，故以牂牁名郡。其江必不能在那地之外。

就上兩証觀之。牂牁江應在牂牁郡內。若據水經注豚水爲牂牁江之說。本應以流經貴州威甯鄧安南等屬之北盤江當之。且北盤江會南盤等江，東南流轉東爲盤江，會巴盤江水入廣西爲紅水河，東南流會柳江再與鬱江桂江合流；爲西江，東流會東北兩江入海；與牂牁江由番禺入南海之說相合。惟北盤江全流，水激灘險，現無暢通船舶之處。南盤江則自霑益經曲靖至陸良，四季船可暢行。又經流之地，如霑益陸良羅平等屬，亦係漢牂牁郡地。而南甯益州總管梁容請畧定南甯州疏。復謂南甯州，漢世牂牁郡地。又南甯城北二十里之石城，一說本漢牂牁郡地。又南盤江支流喜舊溪下游，當流經三夾處，有牂牁古渡。清羅平州知州程封曾經標明此渡在羅平州城北十五里，適當往來陸良曲靖霑益各屬之衝。昔置渡船，後羅平州知州王永楨，建九龍橋。執此以觀，則曹君樹翹指南盤江爲牂牁江，較以北盤江爲牂牁江之說爲近。是又証以史記正義，今瀘州南大江兩岸，本夜郎部之說，則夜郎或在今滇黔三省交界之處。距此三省交界處不遠，有大河通粵江。其上游可以行船者，惟一南盤江。且南盤江上游水漲時，自霑益之黑橋起，至宜良之高古馬止，計程四百餘里。中除天生橋至花魚灘十餘里爲石灘所阻外，其餘均可行舟。水落時則自霑益黑橋至陸良之西橋及天生橋，亦有舟來往。若柳江上游，雖自三脚屯起即可通舟。因偏在貴州東南隅，去牂牁郡地尚遠。南盤江則在牂牁郡境之內。至

紅水河下游最寬處達千尺，最深處達七八十尺，亦有小舟行駛。然航路遇石灘即斷，能延長之處甚少。且非在牂牁郡地之內，更不足以當之。安知莊蹻非繞道沿南盤江以泛舟，再上陸，趨東北，攻夜郎西南面，而出其不意？至漢武帝時，唐蒙欲浮船牂牁以制越。武帝遂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，會番禺。安知唐蒙非因莊蹻曾由此江運兵伐夜郎，故欲發夜郎兵由此江轉運入粵？况此江上游有航路數百里，下游會北盤江後入西為紅水河，亦間能通舟。故漢時由此江運兵入粵。

觀上楚漢之用兵，均明明用船裝載。既用船裝載，必江有航路可通。考牂牁郡內之江，通航能達數百里者，惟南盤江。是則以南盤江為古之牂牁江，似無疑義。即非全由水路運兵，沿江水入粵，至陸良上陸，經羅平南至劍隘，歷九百餘里，下西洋江即可乘船，沿鬱江暢行入粵。若沿北盤江上游陸行，經威甯安南關嶺貞豐南籠西隆凌雲至百色，經行陪半之陸路，始能下船東行入粵；且山徑更覺崎嶇，不易通過。漢時行軍，亦斷無舍近求遠，舍易就難之理。故獨申曹氏之說。惟策中書少，參稽欠詳，確否尚未敢武斷。仍俟考古家別有發見，再為決定焉。